



89940

吾友陳君乃乾以新刊簡在文鈔全部方板歸余內中
少去數塊由余刻補完全事實以前曾刷印多部今
銷外者事實以以候板桐墨已蛀且亦不修再印付之一
炬多歎得此者甚不易易公保理書架得到幸以刊
呈幸碑勿勿喜亦夙毛麟角耶

一九二七年九月廿九日 浙東朱遂 翔偶誌



簡莊六鈔
 中卷續編
 二卷河莊
 該鈔一卷

國朝
 藏書
 印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簡莊六鈔
 中卷續編
 二卷河莊
 該鈔一卷

敘

吾友徵士陳君仲魚彙刻所爲文七十餘篇分爲六卷皆可誦可傳也往余于乾隆己酉至都門時邵二雲王懷祖皆在焉余之識仲魚也實因懷祖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余甚敬之旣而壬子癸丑間余始僑居蘇之閬門外錢辛楣詹事主講紫陽書院得時時過從討論而仲魚十餘年間爲人作計常往來揚鎮常蘇數郡間每歲亦必相見數四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爲孝經集鄭注論語古訓六藝論拾遺鄭君年譜及對策諸編余旣一一雒誦歎其精覆

敘

今復出此綴文命余敘之余以爲君之學邃矣君之文不懈而及于古矣或研經訓或記讎校或攷索故事或發闡幽光或抒寫兄弟朋友情摯之語非所謂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者乎而首卷論九篇議論確不可易眞無媿立言也茲者故老彫零辛楣與盧抱經王西莊蘭泉諸先生皆相繼謝世二雲及劉端臨亦逝計惟程易田姚姬傳二老及懷祖在耳易田今年八十三姬傳及余少于易田懷祖少于余君又少于懷祖古人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殆以況遲暮之年好學不倦好禮不厭也乎仲魚年才五十許所進蓋未可量也

嘉慶十有二年太歲在丁卯夏四月金壇段玉裁敘

敘

八二

嘉慶十年五月...

擬傳 海昌備志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而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爲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爲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騫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冊首鈐小印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小像仲魚美鬚髯喜交遊槎客謂其力學嗜古魁奇倣儻之概與宜興陳經景辰同多髯又同作兩陳髯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槎客爲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貞藜稟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爲佳話其舉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爲舉主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井爲書士鄉堂額仲魚旣沒遺書散佚相國爲刊續唐書於粵東

蘭 莊 光 生 像



西泠李嶽雲重摹

像贊

翬翬之齋七月山身悼
情共尚言古久見其寔
者謬益至質我夏商禋
山顛倫輓羣 阮元題

鬢：者鬚昂：者軀胸羅星宿腹
貯詩書日坐果園之中而著述自娛
式其行曰徵士重其學曰通儒其珊
仙骨則又似乎玉局之髯蘇 李超孫贊

雜綴

阮文達定香亭筆談

海鹽陳仲魚鱸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嘗輯鄭司農論

語注諸書而攷證之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舉孝

廉方正江南陳方伯奉茲嘗謂舉孝廉方正江蘇錢可

庭大昭安徽胡雒君虔浙江陳仲魚三人可概其餘余

謂方伯之言誠能識拔宿儒然安徽當以程易疇瑤田

爲第一而胡君亞之

李遇孫金石學錄

陳鱣精攷證之學築果園於峽石山麓藏金石數百種

雜綴

著松硯齋隨筆兩漢金石記錄其吳國山碑跋同時海

昌之言金石者有陳均能識鐘鼎篆文徧游都門關中

江右粵東等省收獲日富築十三漢鏡齋以居徐紹曾

爲周松靄大令弟子愛石刻日以摩挲古碑爲樂藏北

宋二體石經周禮殘本實爲罕覩松靄大令任岑溪時

土人掘山地得銅鼓一面底俱平底有銘古篆陽文人

不能識攜揚本歸命壽魚攷釋得四十字五韻有龍集

庚午月建在卯云云共服其博奧許樾亦究心古學吳

山夫金石存李侍郎屬其校而刊之藏有千秋長安駘

湯萬年二瓦當爲孫淵如觀察所未錄

黃丕烈士禮居題跋

仲魚於丁丑二月中辭世先得諸傳聞後吳蘇閣札來始知凶耗之的待訃不至擬往弔未果案頭所借之書猶未還也二十年好友一旦幽明睽隔傷也如何偶檢是書爲綴數語以寄慨云爾夏五復翁

吳衡照海昌詩淑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旋中戊午舉人案簡莊先生余同年友素與余叔免牀先生敦道義交博聞強記手不釋卷尤深于許鄭之學同時推爲漢學領袖雅好藏書宋雕元槧及近罕見本不惜厚值

雜綴

購置晚築講舍於紫微山麓晨夕著書校勘其中自以爲南面百城之樂未有過也刻二印一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寫自像凡所手訂書悉以此誌沒不數載後人無識爲茗上書買賺去題識宛然圖記猶昔精鈔舊刻以其族行吁可傷已著有續唐書經籍跋尾半生精力尤萃於此惜未授梓

錢泰吉曝書雜記

海昌陳簡莊孝廉鱣博學好古尤喜收書其所得諸經舊本周易注疏則宋刻大字本十三卷李氏集解則影宋嘉定本十卷朱子本義則宋咸淳吳革本十二卷尙

書孔傳則宋蔡刻巾箱本十二卷蔡氏集傳則宋刻本
六卷毛詩傳箋則宋刻監本二十卷注疏則元刻元印

大字本二十卷周禮注則宋小字本十二卷儀禮鄭注

則明繙宋刻本十七卷禮記注則宋淳熙刻本二十卷

即張氏重刊本注疏則宋刻本七十卷陳氏集說則元文宗時

建安鄭明德刻本十六卷春秋經傳集解則明繙宋相

臺岳氏本三十卷簡莊謂明繙刻有三本此為最佳不言何人所繙穀梁傳則

照宋鈔單行疏十二卷惜缺文公以前論語音則影寫北宋蜀

大字本一卷孝經注則桐鄉金氏翔和書塾繙相臺岳

氏本一卷爾雅則宋刻單疏本十卷孟子音義則影寫

北宋蜀大字本二卷四書則宋淳祐丙午泳澤書院刻

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

注十四卷簡莊云似係國初時繙刻之本余來海昌簡莊已下世所

藏盡散不知流傳何所矣戊子春管庭芬芷湘得簡莊

手寫經籍跋文一卷於西吳書舫諸本與今通行本異

者皆羅列精詳余鈔一通藏之今蔣生沐刻入別下齋

叢書

海盛陳鱸仲魚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三年本省中式

舉人著述甚富時同州人吳騫免牀拜經樓多藏書仲

魚亦喜聚書得善本互相鈔藏更有吳門黃丕烈蕘圃

爲之助以故海昌藏書家推吳氏陳氏此志曾爲乍浦

韓氏所藏仲魚得之吳市因錄贈免牀蕘圃亦錄其副

三人有唱和詩紀事仲魚有跋皆見冊中亦一時佳話

也今仲魚之書散失矣此志自一卷至六卷乃從拜經

樓傳鈔者所載事蹟至道祐止其爲施諤志無疑

四庫書目

作施諤 杭氏 厲氏集中作施得 仲魚 蕘圃謂作施諤見仲魚跋中 州學生員蔣光煦近

又得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取以校勘得補闕文數條

卷中校語謂別下齊藏本卽是 其分卷自卷五至卷十當是原目此本

卷第或傳鈔者以意定之仲魚亦謂其前有闕文也南

宋臨安志乾道道祐咸祐凡三修免牀舊藏咸祐志九

雜綴

四

十五卷及得乾道道祐二志則三志略備刻一印曰臨

安志百卷人家所藏書卷中多用之其風致如此仲魚

又嘗得施民宿嘉泰會稽志亦 四庫提要所謂藏書

家罕見著錄者今不知爲何人所得蕘圃之書聞亦流

散獨拜經樓遺籍猶完好云

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簡莊營別業於峽川之果園在紫微山麓購藏宋雕元

槧及近世罕見本甚夥每冊鈐以私印二一日得此書

甚辛苦後之人其鑿我一寫自像及後爲其子斥賣殆

盡生平博聞強識尤深許鄭之學所著如續唐書經籍

跋尾及詮釋說文一書皆平生精力所萃惟續唐書刊
于粵東

雜綴

五

簡莊文鈔目錄

海昌陳 鱣仲魚著

向所作文不自收拾近日同人每多問及此數十篇
搜諸敝極以類相從都爲一集應試應酬俱不列入
嘉慶十年夏日識于中吳別業

弟一

賈誼論

張禹論

胡廣論

諸葛孔明論

簡莊文鈔目錄

魯肅論

官方論

吏治論

氣節論

風俗論

弟二

詩人攷敘

論語古訓敘

集孝經鄭注敘

六藝論敘

唐石經校文敘

埤倉拾存敘

聲類拾存敘

家語疏證敘

鄭君年紀敘

貞蕤彙略敘

玉句艸堂詞敘

第三

宋本周易本義跋

宋本詩集傳跋

簡莊文鈔目錄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逸周書跋

曾子跋

廣雅疏證跋

元本後漢書跋

元豐九域志跋

直齋書錄解題跋

嘯堂集古錄跋

國山碑攷跋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顧文康公誥軸跋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第四

謙卦攷

金錚攷

矛制攷

三歸攷

反坫攷

山節藻梲攷

簡范文鈔目錄

三仕爲令尹攷

有馬十棗攷

束脩攷

麻冕攷

第五

秦漢瓦當記

唐硯記

擬復建震澤三賢祠祀記

松硯齋記

清儀閣記

畫像記

王節愍公畫像記

張忠烈公畫像記

尙友圖記

吳山雅集圖記

第六

釋禮

擬請漢儒詩性書議

名三子說

前莊文鈔目錄

三子小字說

文選詩題說

鳳沱硯銘

瓶硯銘

合硯銘

書帙銘

文具銘

筆筒銘

時大彬壺銘

震澤募書廬疏

法梧門祭酒壽言

丁綳士傳

祭弟文

祭錢廣伯文

簡莊文鈔目錄

五

簡莊文鈔卷一

海昌陳 鱣仲魚箸

賈誼論

自古人臣之爲國家除害也匡救在乎先而不當有所待進言在乎直而不當有所忍夫天下治平無事方且杜漸防微若其禍亂已兆爲人臣者勿言僉曰有所待也卽言矣或不敢盡言且曰有所忍也其遺害實甚漢之賈生少爲博士人人以爲能文帝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任以公卿之位被讒放逐歲餘徵之問以得失則上疏陳事多所匡建而宋蘇氏論之惜其王者之佐不能

簡莊文鈔卷一

一

自用其才以爲君子必有所待必有所忍而責生之不能用漢文陳子曰異哉蘇氏之言也夫賈生乃漢文不能用生非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君子之立朝將以行吾所學不顧其利害若抱其才之美而惟冀其福之享天下無事則收其福有事則避其禍天下亦安賴有此美才邪醫之視病也宜及其病之方形而速治乃姑以輕緩之藥試之待其亟也然後投以重劑則晚矣如蘇氏之論是率天下諧臣媚子兢兢奉命而後可也是釀成其病也其如病者之孔亟何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舉也賈生官至大中大夫位不爲卑矣彼絳灌之徒恐其害

已乃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雖然於生固無傷也儻如蘇氏所謂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又必率天下而逢迎君側趨附權門而後可也是益之病也會謂王者之佐所宜出此哉方是時本有邊患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紛紛擾擾數被其憂若不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則漢之爲漢固未可知又況絳灌等般樂怠傲不急救正誠如所言病非徒瘡又苦踈齧此而不痛哭又烏乎痛哭文帝果能用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武何意受釐宣室感問鬼神後世僅稱中主生時年三十餘未幾自傷無狀鬱鬱而死厥後吳

簡莊文鈔卷一

二

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兵諸國亦反天下騷然其言皆驗使及其身不諫姑爲待之忍之云耳人壽能幾何邪天下之長治久安又何可必邪漢之劉向大儒也以生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班固良史也以生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二君之言實出至公若云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力不足未免以成敗論人耳嗟乎世之君子苟有高世之才務爲立身之計特不幸窮而在野無官守無言責惟是默而息耳若遭遇人主特達之知又當國家治亂所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又奚待哉而又奚忍哉

所貴乎通經者謂其誦服古先以敦實用處則守身立
教出則致君澤民雖不能人人聖賢萬不至大相違背
說者謂漢之尊經可謂至矣及其衰也反爲所害如王
莽誦六藝以文姦然愚以爲其端實自張禹釀之張禹
者本以經學爲諸儒薦列博士初元中詔令授太子論
語成帝卽位方向經學敬師傅禹與王鳳竝領尙書事
後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王氏專政禹不能諫厥後政由
莽出漢祚遂移然則經果足以誤人國家者乎曰非也
此人不通經而誤及國家非經之足以誤國家也夫漢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甚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使
然以之進身當去僞而存實若禹則所謂僞之尤者耳
其所善論語不過誦習章句弋獲科名及位至通顯游
其門者大抵巧言令色之流爭相趨附震而驚之故號
曰張侯論從來傳經止僂某氏學而彼獨僂侯是其明
證附禹者皆巧言令色之徒禹但爲巧言令色之師而
已天下之不通經也孰甚論語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
事君盡禮又曰臣事君以忠禹初上書乞歸欲退避鳳
蓋迎合上意必留乃以帝師膺特進優游高位十數年

一無諫白坐視顛危將所謂致身者安在所謂禮與忠者安在乎當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至意頗然之乃辟左右親問以天變因用吏民言王氏事示禹此正可棄機而導攘除姦凶時也乃禹自見年老子弱又恐爲王氏所怨反以爲亂道誤人宜無信用誠可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矣彼且引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不得聞嗚呼聖人之言豈謂是與禹內殖貨財膏腴田多至四百頃它物稱是又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其於聖人罕言利及奢則

簡莊文鈔卷一

四

不孫之旨抑何大相刺謬也成帝時朱雲在朝以禹上不匡主下亡以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言也深得禹之情狀惜乎不得尙方斬馬劔斷佞臣也乃上怒以居下訕上廷辱師傳豈禹當日授上論語者惟此邪然雲已不愧比干之諫矣嗟夫禹之背經若此而居然通顯人之稱之者不知其僞也後世人主明經取士如張禹輩恐不少矣夫學校廢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廉恥喪說者并移其咎於漢之尊經將必至如秦之燔經是又因噎而廢食也可乎哉可乎哉

胡廣論

國家之運壞於奸臣者固多壞於庸臣者亦復不少奸臣之誤國人皆知之庸臣之誤國人不知之雖有願治之主直言之臣一時若無可指斥者而浸釀成毒病日以深且延及數世譬如猛虎害人最烈然其來也縱橫恣肆勇者猶可挺擊之不幸或爲其所食幸則擊中而斃其患遂休有虺焉狀貌不足懼遇人則屈其體被茲害者當時且不知也夫幾而一指之大幾如股矣又未幾而無股之大幾如腰矣遷延時日徧腫以死可不悲哀也乎漢之奸臣若梁冀董卓之流爲害甚矣惟安樂

簡莊文鈔卷一

五

侯胡廣始以試章奏爲天下第一人皆仰之及其膺受高位無譽誇之風補闕之益京師爲之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質冲桓靈六帝年八十二薨嗚呼若而人者豈可以相天下哉夫相者上以分天子之憂勞下以操百官之刑賞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亂不關於心天下有事俾天子獨任憂勞而百官波靡於下不刑一人不賞一人無賢愚曲直弟相率以庸於是綱紀寢弛禍亂潛作一代元氣竟喪於庸相之手彼胡廣相漢安保其不爲桓靈之傾積也史稱廣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攷其生平尙有不止於此者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疏則云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乃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此舉安知非迎合上意又左雄議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上書駁之大略以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窺其意不過馱實學而侮老成姑爲是謬悠之論使空疏無據者得以藉口而少年佻撻者得以躁進相繼而爲庸流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且

爾時國家要害之政豈無大於此者而沾沾焉惟科舉是爭蓋以此爲無干天子喜怒而可博後進歡心猥曰我有所建白庸臣舉動大率類是可勝悼哉吾常怪夫世之庸師不淬厲其徒之精勤而揣摩其主之好尚又嘗怪夫世之庸醫不能察六脈五藏之根原而僅知甘艸薏苡之是用二者皆不受害人之名而其害人也甚深彼當局者且不覺也由君子觀之則以爲是遇虺弗摧以自害也其禍烈於猛虎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無一二公忠體國正色直言作股肱作心膂而安用此庸庸若胡廣者爲邪

諸葛孔明論

三代而下人臣之忠義莫過于諸葛孔明在當時或以小節非之如習鑿齒論其不當誅馬謖陳壽論其用兵非所長然未嘗言其忠義有虧也宋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之說以爲孔明識時務而未明大義忠于蜀而未忠于漢室且列四端以妄譏之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陶九成輟耕錄復全采之余恐觀者爲其所惑因作此條辨焉一者以先主非人望所歸獨何所見而委身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一切聽命夫先主嘗自云周旋于陳元方鄭康成間

簡莊文鈔卷一

七

則固習聞鄭君緒論是以陳登孔融交相推尊曷爲非人望所歸孔明以其帝室之胄信義素著猥自枉屈三顧感激驅馳豈無所見而委身每與論事未嘗不痛恨於桓靈而乃欲聽命於獻帝彼亦思獻帝爲何如主乎二者艸廬始謀辭正志偉自開以霸業而志始移由舉兵以來未嘗稟命朝廷而孔明未嘗一談及焉蓋隆中之對以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志本在乎漢室後時事日非漢室且禪于魏若蜀舉兵將何所稟命蜀不比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卽談及亦復何補三者鼎足之說獻帝無復染指之望按鼎足之說始於蒯通固有漢之一

足當三國時設獻帝尙得染指將舉天下而四分之度非其勢卽或蜀主卷土以歸獻帝而成鼎足恐荆楚之士未必從之如雲故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疆民以思漢誠篤論也四者先主稱王漢中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獻帝遇害孔明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爲義帝縞素杖義討賊而反鋒攻吳方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夫稱王漢中正爲拒魏故上還所假印綬未幾曹丕且侮帝矣至獻帝遇害在蜀建興十二年三月其年八月孔明亦卒說者謂漢數于是乎汔若發喪杖義恐後主庸弱未能及此所云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乃與五年孔明上疏之語夫舊都卽獻帝之地安得如彼所云置獻帝于何地乎孔明於隆中之對先主則曰漢室可興於出師之告後主則曰興復漢室心事昭然始終如一又何異議之有哉孔明之不得爲伊呂而自附于管樂誠能審時度勢者猥曰君子所羞道是何言與昔之尊周者莫若孔子孟子然孟子之書罕言周室及其對梁惠王則曰百里可王對齊宣王則曰無已則王蓋因乎時勢云然誰謂孟子不尊周耶彼好爲谿刻之論而責孔明未明大義未忠于漢抑亦可謂肆無忌憚者矣

魯肅論

論人才於江東以周瑜爲巨擘夫人而知之余則有取乎魯肅但肅不爲時論所歸張昭詆其蠹疏趙咨目爲凡品後之人往往右瑜而左肅蓋以荊州之一舉夫瑜之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并圖蜀瑜計固長肅于破曹之後仍勸借荊以與劉肅計亦未爲短有物于此一人在所必得一人未能獨占又爲旁人所爭不如不獨占而姑與之毋爲敵利荊州新附孫權勢難獨占故借荊結劉以拒曹則荊存據荊拒劉以激曹則荊亡而孫亦與之俱危肅之借荊非畏劉也乃畏曹也非爲劉也乃爲孫也肅之智誠不出瑜下也方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密議大事然建計拒曹實始于肅時瑜使鄱陽肅勸呼瑜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吳志瑜傳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裴松之注固嘗言之及瑜病上疏云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嗟乎瑜固始終能知肅者哉要惟肅爲不負瑜矣抑又攷之瑜英俊異才雅度恢廓少精于音樂肅爲人方嚴寡飾軍中手不釋卷善談論能文辭是亦可見肅之賢于瑜者若夫益陽之會力求三郡辭色甚切斯乃各爲其主更不足爲肅病也

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以國家之敗由于官邪在上者欲固國本必正官邪欲正官邪必嚴官刑始曩有達官出使往郊圻勘水災輿從從容行至古寺登堂舒坐方解其冠顧問從者冠擎安在從者不能出則艷然大怒所司何事此至要物乃忘懷者方是時也雨急水勢甚大災黎不食已三日環而向者幾千人咸歎息以爲此何時邪不務其急惟冠擎是求使者豈獨無人心未幾設食則屬吏奔走供給嘉肴時菽羅列滿前侈然厭餼傳呼而返所謂勘災如斯而已

嗟乎若是官也如何弗正夫天作淫雨河水暴流下民昏墊目不忍視耳不忍聞朝廷方日夜焦勞勤恤民隱爰命履勘爾旣不能敬天之怒又不能分君之憂苟稍知官箴亦當輕車簡從惡衣疏食庶竭駑鈍以察災情乃猶養尊自安沾沾焉口體是奉怙侈蔑義溺職違天非細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何曾之日食萬錢其後或誅死或子孫滅亡五行志又云貌之不恭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是以古者年不順成必減膳徹縣乃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立于朝則曰卿貳臨于下則曰

大人其實尙不遠統縉浪子之習國家晏然無事已不
當虛糜廩祿至于禦大災捍大患又安所望于若人乎
夫朝廷令甲非不甚善律載官員浮躁不謹者革職永
不錄用救災不力者加等治罪乃法立而不行苟且成
風恬不爲怪宰相不斥其非御史不舉其辜大臣如此
百職可知內官如此外官可知方今服官之患莫患於
不克自厲其臣節但知取悅于君心平日處心積慮惟
上之二顰一笑是體幾等于宦官宮妾于是以己之所
以事上者責人之事已惟意之所便安全不顧大體殊
不思大君在上宵衣旰食崇儉黜浮遇災而懼側身修
行紀綱法度將次舉行一旦釐正官方剔除利弊深爲
若人危哉告爾在位洗心剔慮易轍改弦以實心行實
政大臣法小臣廉共適于至治斯拱而竣之耳

吏治論

守令之設所以受天子之權治百姓之事必得其人爲
守令而予之以權任之以久守令有權則法不移而天
子之權益尊久于其任則用不繇而百姓之事益理後
世以天下一切之權收之在上勢非一人所能操而權
乃移于法于是多爲法律雖大賢亦無能效尺寸于法
之外法旣繇因不得不假手于胥吏而權反下移且也

屢更其人則必開逢迎之路不得不取給乎民而侵蝕其庫藏乃置公事于不問而職日弛夫天下之至要者守令而爲守令者如此其難將安所恃以圖治乎今有多財者必擇其賢能而守之既重其託而無所變更俾得持其權而盡展所長則責有攸歸而財日以理若多爲之防而不專其責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吾知其必必有侵蝕之患矣夫以萬民之重而寄之一官豈可使之不專且久哉古之爲治者郡守嘗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關絕令之于守雖僑屬吏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牽制今則簿書錢穀之事無不申諸

上司由守而道而司而撫而督而部重重駁詰事事營求而胥吏因以爲奸句稽文墨補苴罅漏改竄歲月增飾辭款遷延累月需索多端何由得盡民之情狀何由不竭民之脂膏爲屬吏者欲謁上官守候移時方得逐隊進見而且輿臺有費門館有費披且奔走承順之不暇而又何論吏治邪權旣不重而任之又不久上官欲行其喜怒不明黜陟其衰正每假人地相宜之名以更調之今日易一守明日易一令一歲之內有調至數四者不過以地之肥瘠而上下其手夫苟不分其肥何必瘠此以肥彼且肥者亦必變而爲瘠於是股削不已且

至侵虧府庫上官又不早爲清釐明治其舉左支右絀日甚一日猥曰設法彌補嗟乎自設法彌補之說一開而吏治尤不堪問矣聖人在上必翦除其胥吏之害而禁絕其逢迎之風毋許輕爲更調擇其貪黷之甚者誅之而慎簡其賢者重之以權任之以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漢文翁爲蜀郡守數歲蜀人皆成就衛颯守桂陽視事十年設庠序以化俗夫權重任久胥吏不敢舞弊弄奸民不敢抗違務農講武興利除害吏治何由不善哉

名節論

簡莊文鈔卷一

三

一人重名教則四方有氣節其道何由曰寬其利祿以養之嚴其流品以厲之而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故不能使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人不好名則物無所不取事無所不爲人而至于無所不爲將見悖禮犯義寡廉鮮恥其患亦無所不至安有所爲名節哉今夫謀衣謀食蓄妻子亦人之至情也假令無衣無食不足以全妻子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知其不能也且高爵厚祿亦人人所甚欲也假令販夫臺隸徼幸功名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吾又知其不能也無它養之不予其素而

取之復違其方也成周時舉校既盛流品亦端至春秋時猶知禮教信義尊王賤霸卽霸國如齊尙知處士就間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而魯秉周禮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更無論矣降而七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無恆業不得不趨于游說之途而流品益雜氣節消亡不待秦之暴虐而文敎失宣馴至西漢因循未改觀夫史之所載無非牧羊牧豕之流欲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不一二見也夫漢自孝武袁章六經師儒雖盛名敎未崇是以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幾徧天下完名全節者殊難其人光武有監于

簡莊文鈔卷一

十四

此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氣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獨行之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范史左雄傳論云所以傾而未積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洎正始之際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卞莊之敎風氣又爲之一變直至隋唐工文辭者雖多厲名節者甚少延及五季埽地殆盡宋之初興猶有餘憾眞仁之世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由是中外薦紳知有名節爲高故靖康之變臨難不屈者所在有之嗟乎觀東京及宋之末則斯人之名節與名節之所以當重可貴矣

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欲從而變易之非徒禁其奢而已也尤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彫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藝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

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彼外洋之物視內地之物或數十百倍夫以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者觀之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眾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洋物之是求一家之中自堂堂以至器用無非外洋者矣一人之身自冠服以至履舄無非外洋者矣其始也達官貴人尙之浸假而至于僕隸輿臺浸假而至于倡優婢媵而民間遂徧行焉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至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

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珍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憫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所尚利之所在故也然民間猶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始之服用兢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所害吾不知其何心昔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

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魏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之處世以身率物移風易俗雖尋常輿服之盛猶使人不敢過度若此況又奇邪是尙相沿成習而奢之又奢邪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又曰鬪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正所以維持風俗耳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嚴之則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旣久去邪反正儻見有用外洋服物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已

之財乎國之禁而招怪異之自哉

簡莊文鈔卷一

七

順子圖之禁而招怪異之自哉

詩人攷敘

詩三百篇上自天子后下至臣庶妾媵孔子取而錄之
以爲鑑戒弟別其風爲何國而正其雅頌使各得其所
蓋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也然而詩人之姓氏學者猶
傳其一二毛詩之敘尙矣其餘往往散見于他說善讀
者因其人而得其詩之美刺與夫時之興衰俗之厚薄
此詩教之可通于春秋者也末學支離不師古訓卽詩
敘且視爲無用安問其他孟子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
乎肄業之暇輒爲是編一以毛詩爲歸證以齊魯韓三
家遺說更舉羣書附益之卽有不合者亦存其名而詳
辨之自惟單聞淺見古書之留于今者不能盡得挂漏
紕繆固皆不免大雅之士監其庸而恕其妄焉斯幸矣
乾隆四十有七年夏四月丁卯朔敘

論語古訓敘

論語古訓存漢經師之遺義也論語有古論有齊論有
魯論古論爲孔安國注而世不傳張禹受魯論兼講齊
說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馬融亦爲之訓說鄭
康成又就魯論篇章章發義古爲之注何晏等集孔包

周馬鄭益以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
梁陳之時鄭氏何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
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特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迨
宋時遂亡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鄭
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今以集解爲本攷諸載
籍所引遺說旁搜附益爲古訓十卷言古者以別于今
也不曰集解補者守缺抱殘不得言補也凡經文從邢
昺正義本而以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集解本經典
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物觀補遺校注于
下或見于他書亦間爲援證也至邢本集解舛罕良多

簡莊文鈔卷二

二

甚將語助字刪削致文義不屬今則從皇本高麗本也
孔注古論據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說多不類且
與說文解字所稱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
古疑爲後人假託特與尙書傳又異今姑從集解存之
也集解采七家之說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
人複姓周生名烈今皇本高麗本並作周生烈曰則無
漢之周氏邢本並作周曰則無魏之周生積疑于中無
從是正也鄭康成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蒐輯鄭說獨
多且以愚意疏通證明之所以補疏家之未備也馬融
鄭之師也王肅難鄭者也存馬王之說亦可以發明鄭

注也少習此經長無成就謹以肄業所及博采通人之辭勉具簡編就正有道凡引諸說或俾官從鄭注周禮書鄭司農鄭大夫例也或俾字從鄭注書杜子春例也乾隆五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甲寅朔書于震澤旅次

集孝經鄭注敘

鄭康成注孝經見于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俾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按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敘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慎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

簡莊文鈔卷二

三

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書傳鄭志亦小同所撰此或以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入目錄中經簿所題蓋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于祕省王仲寶違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于羣經乎唐開元敕議時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元宗取諸說以爲已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以是書來獻議藏

祕府尋復失傳近吾友鮑君以文屬汪君鳳澹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幸陸氏釋文尙存其略羣籍中間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元宗注邢疏以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以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乾隆四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書于武原容耕舍

六藝論敘

鄭氏六藝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藝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

簡莊文鈔卷二

四

討錄成一編按徐彥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並云元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傳六藝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留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殆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乾隆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癸卯書于震澤舟次

唐石經校文錄

鱣于乾隆五十五年作石經說六卷蓋取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政宋至和宋紹興歷代所刻石而稽攷

其異同也自以漏略尙多未敢出而問世越十年計偕入都因同年友丁君緇士得交嚴君叔卿深湛好書著作富有一日出唐石經校文十卷讀之既博且精卓然可信鱣愧不逮遠甚又欣幸其有同志焉攷唐石經實初議于封演觀其聞見記云天寶中予在大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蕃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而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立亦俟河之清也演之言如此其後開成二年鄭覃等始校正誤謬鏤石大學亦見當時經籍出于相沿承誤之後宜其校定立石不勝鄭重乃唐書文

宗紀則云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然後唐彫版實依石經句度鈔寫今日平心而論不猶賢於轉刻版本乎惟自開成至今幾及千年罕有從事于此者卽好古如顧孟人先生僅據割裂裝潢之本至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叔卿推之說文玉篇以溯其原按之注疏釋文以窮其旨于流傳版本析其非于後人所校祛其惑爲功于羣經不淺蓋叔卿實肆力于許氏之學嘗著甲乙丙丁長編四部以校定說文時與緇士反復討論惜乎緇士死矣叔卿鬱鬱不得志將由潞河南還鱣滯迹都門索然實興惟亟勸其

以此校文先爲付梓公諸同好遂書數語簡端以送之
嘉慶五年冬十月

埤倉拾存自敘

魏張揖撰埤倉二卷按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爲博士多聞古執特善倉雅後魏江式備其與陳留邯鄲瀆齊名所著別有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又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而陳壽三國志不爲列傳良可惜也揖之書隋唐志並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餘皆亡逸然自晉梁汜北宋傳注字部類書釋典俱有引埤倉者知卽亡于南宋時矣鱸少時嘗

簡莊文鈔卷二

六

從所見羣書中集爲一卷弟隨各書采錄未及詳校乾隆五十四年客京師始補治之用說文部分編次使讀者易于尋求三倉之字具在說文此所謂埤蓋雜取漢魏間俗字方之許書或得或失如苾爲大香諄爲告曉之孰瞽爲明察髀爲尻骨之類皆與說文合又如譖多言也揀擇也按說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戶束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此詹旁加言束旁加手實爲贅矣至其說有可以互證經典者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說文有箱無廂急就篇云擊壘詹廡東箱覲禮云俟于東廂漢書周昌傳云呂后側耳于東箱得此序也

一訓然後知今本爾雅之作東西廂爲後人誤改或體字也又云拱大戈也按爾雅云檝謂之杙大者謂之拱說文無拱字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拱之爲拱更可定此戈之爲弋也又云瓊珉石似玉也按說文云珉石之似玉者無瓊字山海經云踰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郭璞注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畢尙書新校正云或作根者當爲珉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根之爲珉更可以定此瓊之爲嬰也埤倉與廣雅相表裏故其說有與之同者廣雅云經梳謂之杓此云杓凡織先經以杓梳絲使不亂出廣雅云鼓鼗謂之柷曹憲

簡莊文鈔卷二

七

音義蘊或從壺此云鼗鼓柷也亦有與之異者廣雅鼗鼗也此作聒聲貌廣雅云標擊也此作拋擊也按說文無拋止作標耳至聒杓鼗柷等字悉是俗體今于說文所無之字旁標正文皆由攷據而非臆見疑則缺之注以俗字夫載籍極博聞見難窮補遺正誤是所待於俊哲之倫矣鱸著說文解字正義思盡讀倉雅字書每于古訓遺文單詞片語零行依附獲則取之以資左證自病孤陋多致疏違比來京師幸得親炙于當世賢豪有若邵二雲編修之于爾雅王懷祖侍御之于廣雅孫淵如編修之于倉頡篇任子田禮部之于字林具有成書

小學之興于今爲盛鱸于是編而外更采集聲類通俗
文等書因編校埤倉旣竣而述其大略如此以質之數
君子焉

聲類拾存自敘

魏左校令李登撰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以
後失傳鱸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餘條因元本以五
聲命字次第不可攷見姑依陸法言書部分錄爲一卷
且爲之敘曰小學本輔羣經古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
僅存然攷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旣有以補
說文之遺其音讀又足以補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

簡莊文鈔卷二

八

之餘爲之網羅拾瀋其可緩乎哉說文解字芋字云大葉
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菜見之驚
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而訓
較詳說文云蒂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
玉篇則以爲艸木綴實說近迂矣說文以噓爲吹以吹
爲噓聲類云出氣緩曰噓出氣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
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
期期艾艾之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
得其解聲類云簾戶蔽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自

障蔽爲廉恥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
墜或用方然以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
坊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
但云曲輟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槩
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槩安車安車不立
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及服冕槩
軒爲不立槩信而有徵矣此訓詁之可據者也漢儒說
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音興李與孫
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營爲呼宏切此字說文
从熒省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熒火爲寅卽玉篇之
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卽聲類之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
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聲類暗子夜切玉篇同暗
卽說文諧重文讀若管唐韻壯草切按管本从乍得聲
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賞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
韻神夜切于聲不諧顏師古漢書注云貫李登呂忱並
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
作貫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音豈
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柰何朱黼音
說文尙沿玉篇唐韻之謬讀爲時卸反哉此音讀之可
據者也是書以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
本一哂字而此別出吼哂响三字皆訓爲嗥說文本一
挺字而此別出挺字蓋佛書盛行僞體雜見或後人轉
寫失真如一切經般若燈論音義引聲類云篋篋也僧
祇律音義又引云篋篋也按說文篋祭也祭折竹
篋也又知作
篋者卽篋今莊氏所刻本盡改爲篋是其證矣今于其
異乎說文者詳加攷據標以正文至所集雖不及元書
五十分之一然古光片羽要可珍重因與埤倉並錄之
以存漢魏音訓絕學

家語疏證敘

簡莊文鈔卷二

十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
而未有專書同郡孫詒穀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
僞撰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賊
矣按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
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
有與漢書之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
四篇較漢志增多二十一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
所僞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尙書之二十
八篇爲證余則以爲不然尙書孔傳及家語皆王肅一
人所作尙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多習之肅固不敢竄

改惟僞爲增多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違其私至于家語
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
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
則已自供臆狀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
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
鄭氏之學則是有心傳會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
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劔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
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次字張衛人
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云儀者卽指鄭氏夫
論語記弟子不應併名漢白水碑琴牢琴張判爲二人

簡莊文鈔卷二

七

安得牽合若此也又子貢問篇云邾人子蒲卒哭之呼
滅注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
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按此襲禮記檀弓文注
引鄭說而破之攷說文解字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
次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蕩席也讀與蔑同然則滅卽
莫之假字蕩爲蒲子故其字子蒲鄭注崔然不可易且
舊秋傳鄭然明名蔑蔑莫聲同與明義相對肅不知古
人名字假用同聲乃猥曰人少名滅者是奚說哉惟哭
呼其名故子皋以爲野者謂亡滅斯哭者之常耳馬昭
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

定斯言可謂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執一偏之見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遂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教余焉乾隆五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書於杭州鼓樓鸞之金聲館

鄭君年紀敘

北海鄭氏之學自漢至唐學者宗之稍晦于宋元殆明嘉靖閒乃以程敏政之言罷其從祀而改祀于其鄉國朝始復之誠爲盛舉其所注毛詩周官禮儀禮禮記頒示學宮而外若周易尙書論語等注更得好古之士

簡莊文鈔卷二

七

旁羅曲摭采獲遞詳庶幾鄭學復興之會乎昔盧轉運見曾旣編鄭司農集附于尙書大傳之後鱸方補輯鄭注孝經六藝論因約其生平爲年紀一卷以范史本傳爲主證以他書蔚宗嘗言其王父豫章君每攷經訓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武子去漢未未遠所傳當必有據鱸生千餘歲後乃欲深攷古人其間差謬知所不免抑亦歐陽永叔所謂于鄭氏一家之學盡心焉而已矣乾隆五十年夏六月丁未晦書

貞蕤彙略敘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

其檢書于珮瑒做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
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
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
錢君旣勤繼至旣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
柳君惠風亦閱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
墨濡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噉
芋管子之文皮甦服說文解字之鯢鯢鯢鯢鯢鯢鯢
鱖鮮鱖鯢遠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
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卽賦詩四
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

簡莊文鈔卷一

三

獻紉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橐略皆其
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
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
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
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
覺輒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
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
下從善如流夙知艸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
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知遇古所罕觀余歎其何榮若
此蓋嘗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

中朝好談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他著作詩文尚多
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
泉涌綺合藻杼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
余固謝不敏適縣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
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敎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
裳西旅而朝鮮古偁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
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
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間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簡莊文鈔卷二

十四

玉句艸堂詞敘

儀徵鄭楓人先生以詞賦起家出守餘郡遷浙江糧儲
道其爲政也除南倉積弊殲洋盜渠魁潔已愛民禮賢
下士旋因失察屬吏被議宦囊蕭然相芋山水者數年
比卒而浙民感德至今不衰鱣以門下士每欲撰述行
略碌碌未遑比歲客吳得交于先生甥戴君竹友方爲
開雕遺集而玉句艸堂詞三卷先竣屬敘其端夫先生
之詩以典籍之藝舒沈鬱之致常校刊杜詩行世知其
宗尚所在又好爲詞小令則發纖穠于簡古慢曲則寄
至味于澹泊直欲躡玉田攀石帚至其侘傺無聊之槩

亦閒露焉憶曾命鱸隸書曹棟亭句作楹帖云俯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蓋寓感也鱸于聲調未暇專勤深幸竹友韶年好學擅美詞壇克尋先生惛趣排次校錄付刻流傳殆與李漢之編韓集暉映後先竹友亦賢矣哉嘉慶九年三月既望書于中吳別業

簡莊文鈔卷二

五

簡莊文鈔卷三

海昌陳 鱣仲魚箸

宋本周易本義跋

吳中顧氏素多藏書頃得其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以
上下經爲二卷十翼爲十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前
有易圖後附筮儀五贊與今本作四卷者不同彖上傳
標題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雜卦傳咸速也恆
久也注感速常久今本注咸速恆久書中恆貞畜眞等
字皆缺筆因思經文恆字旣缺筆注中自宜避字而曷
爲覆述咸速恆久乎是本與近時摹雕咸瀆乙丑九江

簡莊文鈔卷三

一

吳革刊本行款悉合惟吳本雜卦傳遺遇也此遺作姤
爲異又無年月題識然紙墨精良其爲宋槧無疑至今
本割裂淆亂詳見日知錄不復贅云嘉慶九年冬月

宋本詩集傳跋

鱣旣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中吳吟課適袁君又愷
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
宋志合今通行本八卷蓋坊間妄并也行款格式與周
易本義同攷文公孫鑑詩傳遺說敘云詩集傳豫章長
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是本無題識可證而
校讎之精疑其爲後山本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版之

篇已缺爲可惜耳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禮矣
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
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小雅朔日辛卯作朔月冢伯冢
宰作維宰周頌既右饗之作右享魯頌其旂芄芄作芄
芄商頌來假祈祈作祁祁降于卿士作降予爲馮嗣京
陳啟原所指出外此若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與上章
同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與唐石經合又若周
南不可休息注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不知韓詩
以休求叶音也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
下注春秋傳作恤蓋惟先有此注故下注云何之爲假
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今本刪去上注則下注
不知何所指矣其餘傳文音義足以補正今本者不可
殫述宋本之善若此安得好事者重爲刊布俾家弦戶
誦乎嘉慶十年春日識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鱣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
合首載凡例題宋林堯叟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
依大全錄之每爲駭異後閱經義攷載林氏堯叟春秋
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珣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
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

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道焜林人中天啟辛酉鄉試
與星入趙如原濬之共輯是書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
職方司主事乙酉御節爲吾郡三仁之一因檢明刻原
本有道焜敘爲天啟丙寅年作非崇禎中書坊所合坊
間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卽以編書之凡例改題堯突
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見
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
印又有華莊叔子元禾識云左傳四冊吳文定公故物
也保之每卷題云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
直解凡七十卷經義攷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

簡莊文鈔卷三

三

未經寓目耳展讀數過乃歎今之合注本紕繆多端或
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冒杜復取崇禎本注疏以校經
傳略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此作
戊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之絕也九年經晉侯
詭諸卒此作僖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此作而後
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攷文亦每引以
證足利本卽所謂林直解者是益見書之舊本爲可取
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
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嘉慶十

年夏日

去歲除夕吳中度歲往縣橋巷黃龍圃家作祭書之會

因得明嘉靖廿二年四明章槩刻本逸周書係顧澗費

依元刻手校本跋云周書刻本類脫王會解中一葉此

尙是全璧譔敘人黃玠元本行書故爲珍而此乃楷寫

作玠遂致後來盡沿斯誤鱸按成化湖州府志云黃玠

字伯成慈谿人宋黃震之曾孫清苦好學無所不通樂

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云云卽敘此書者也新歲攜示

同里吳槎翁津津俾善遂取其舊藏章刻本錄顧校文

于上且以明人校刻諸本重加參閱跋云惜抱經學士

簡莊文鈔卷三

四

校本案頭適乏俟異日取而重勘之鱸卽以槎翁所校

補入章本比復至吳忽從書肆獲一鈔本乃抱經學士

未刻此書時繕寫手校底本上作細楷朱墨雜陳極其

精緻後有題識時在乾隆庚子春日越七年丙午始付

諸梓故校語與定本多有增損所謂積數年校勘之功

蓋其慎也今細閱前後校語可以參互攷訂因備錄于

刻本之上猶憶庚子三月鱸偕槎翁造訪學士欣然出

見曰頃自慶春門外歸今日家屬亦往縱觀前輩風流

宛然可挹惜其遺書大半散失逸周書之版已屬他人

展閱手筆能無感歎邪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望日

曾子跋

按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僞爲二卷又目一卷唐志已亡其目郡齋讀書志云二卷凡十篇雖曰唐本已非漢十八篇之舊不廛如所云視隋亡目一篇也直齋書錄解言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谿楊簡注則是書疑亡于五代凡宋人所見者止大戴禮中之十篇至大孝篇中有樂正子春事要知曾子之書本非自作皆門人所記猶論語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竟是戰國時語此其明證宋慶元嘉泰間汪暉所編曾子是又一本也焦氏經籍志載曾子二卷寶祐時趙汝騰編

簡註文鈔卷三

五

是又一本也吳艸廬集載宋清江劉清之輯新曾子七篇周過作音訓是又一本也黃氏千頃堂書目章樵曾子十八篇是又一本也徐氏傳是樓書目曾子一本宋鳴梧編是又一本也曾子全書二卷元曾承業編是又一本也子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是又一本也自漢隋志已下見于著錄者凡十今惟汪暉所編獨傳而他俱未之見又如楊簡之注周過之音訓亦皆不傳而汪暉之謬有不可勝言者旣擅劄孝經之名又牽割大學之說尙何足爲典要哉幸大戴禮中曾子十篇尙存盧辨有注近儒各有所述學者所宜遵守也

廣雅疏證跋

憶初入京師與給諫王懷祖先生交最濶時先生方著廣雅疏證而鱣亦譔說文正義每相見時必剖析字形叩求聲義娓娓忘筭或數日不見必手札往來且千百言後鱣將南歸先生執手而言曰廣雅卷袞浩餘余橐已數易近日多病恐不能必是書之成也鱣曰先生思精而學博志專而業勤何患不成遂揮淚而別越十年再至京師適先生擊權貴名振公卿時權貴已伏誅而先生杜門謝客獨鱣往謁則亟出見曰余待子已久矣廣雅疏證二十卷發憤垂成惟後二卷命子引之足成

簡莊文鈔卷三

六

之今付刻甫完特以初印本持贈子其爲我校閱焉會先生出巡漕務公子伯申以對策弟二人成進士入詞館而鱣則罷舉南旋遂攜是書于車中讀之或就宿旅舍則挑鐙展卷不知漏之幾下至將抵里門而畢業焉歎其詳審精密洵足爲釋讓功臣間有管見附列于上俟質諸先生方今從事于小學者若邵校理與桐之爾雅正義及先生之廣雅疏證皆及見其書之刊行獨愧鱣之說文正義用力已十餘年草創未就而風塵荏苒業漸荒蕪近更多病且恐不能必其成也先生得無憐之而慨然者乎嘉慶四年十月書

元本後漢書跋

今歲正月纏從武林得元本漢書備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墓圃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曾藏標題皆其手筆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

簡莊文鈔卷三

七

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从戈屮聲惟伏侯古今注从支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竇一也今本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譏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攷云爲父母羣弟

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因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鱸今得見元本後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樂按錢詹事攷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鱸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

簡莊文鈔卷三

八

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激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攷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僞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于宋刻較之他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鱸于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曆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攷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

人以今本尙書易之鱣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尙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閩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可竇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思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堯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甄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識

元豐九域志跋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鱣在京師有持書目出售中有元

簡莊文鈔卷三

九

豐九域志十卷下署錢遵王影宋鈔本因購之攷讀書敏求記不著于錄惟于太平寰宇記云此書較詳于九域志或當日曾有其書未及著錄與書中凡遇本朝皇朝字俱空一格其爲影宋本無疑雖間有缺文而楮墨精良繕寫工整洵堪寶玩朱竹垞檢討跋寰宇記云不若九域志之簡而有要與敏求記之言相反前人所見各有不同竹垞又跋九域志云昆山徐氏所藏宋槧本九域志失四京第一卷而府州軍監均有古迹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今此本無古迹一門惟福建路興化軍後及廣南路南海郡柳州龍城郡後存古迹三條豈偶

有缺葉而別取民間流行本以補入邪困學紀聞引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今本無之亦古迹中語玉海載紹興四年及大觀二年皆有上言續修九域志之事宣和罷書局不及成然則王氏所見者正當日續定而未經進本也是書流傳頗罕近日桐鄉馮編修集梧重爲刊布云從宋刻摹本鈔得者亦有缺字常取江南浙江書局所進本參校分注其下又援引他書核其異同條繫每卷之末攷訂精詳庶備善本因取以相校其缺字互爲補之終未能全至如襄邑京東南二百七十里鈔本有南字與通鑑卷二百八十一注引志合秦上州非奉

簡莊文鈔卷三

十

上州與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龔州非龔州與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合州非今州與舊新唐書地理志合此類不可悉舉皆刻本顯誤而編修按語之所存疑而未改者也其最異者衛州黎陽縣下刻本僅州北二里四字鈔本則云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鄉衛范橋二鎮有大伾山枉人山黃河永濟渠凡二十七字因思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蔡傳曰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山也卽指此按志端拱元年以澶州黎陽縣建通利軍熙寧三年廢入衛州當云今衛州黎陽縣困學紀聞云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

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原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
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原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
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
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縣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
云西和州大潭縣鱸謂熙州渭原堡與志合岷州之爲
西和州蓋在元豐以後而黎陽縣一條王氏亦未之論
及不覺躍然起曰地志之有益于經學若是向微此足
本將何由訂正乎今河南濬縣東有大伾山亦名黎陽
山若就此日言之當云在河南衛輝府濬縣矣嘗謂天
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以其沿革無定也是

簡莊文鈔卷三

十一

志仍元和郡縣志之例並列四至八到又于戶口之數
土貢之物山鎮之名一一登載而不及人物觀其上表
實取法禹貢周禮始知竹垞所傳簡而有要爲不可易
萬季野徵君云譔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
諸書閩百詩徵君評困學紀聞嘗傳述其說惜乎不爰
及是志爲例然潛邱劄記錄王存上表一則則其服膺
亦可想見若遵王固未足以語此耳校訂旣完遂記諸
簡末是年冬十有一月旣望書于宣武門外之藏海小
廬

近客吳中從書賈購得書錄解題係聚珍本間有朱筆校語初不知爲何人及閱卷之十二上有標題云借同鄉陳進士燴所藏海靈吳葵里鈔本殘帙校始知吾鄉槎客明經曾有舊鈔以遺秀水家效曾進士而此君復轉錄于此本者也惜乎僅題年月不著姓名觀其書法秀麗精心好古定屬雅人會余歸里攜示槎客一見心喜如逢故人旣爲重錄于盧抱經學士手校本上余復借盧校本傳寫對勘一過又改正數百字并從文獻通攷補得十餘條凡黃筆者皆是今而後庶幾可爲善本因念抱經學士已歸道山效曾進士久患心疾而槎客

簡莊文鈔卷三

七

之年亦七十三矣余得挾書往來賞奇析義能不欣感交至哉按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一條知振孫于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又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府屬太鴻徽君宋詩紀事作浙西提舉誤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偁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偁周士直齋侍郎之長子謂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然檢毛氏汲古

閣所刊癸辛雜識無此二條未知總目所據何本且云浙西提舉亦承厲氏之誤耳此書有隨齋批注不書姓名錢詹事養新錄云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因勘校是本附書于後嘉慶十年秋日

嘯堂集古錄跋

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侁誤侁字子弁取詩載弁侁侁之意或作王球者誤球字夔玉別是一人子弁又作子併蓋因其名侁而妄加人旁耳此書世傳刊本脫譌甚多首列李邴敘脫前一葉共缺二百四十五字余于乾

簡莊文鈔卷三

十三

隆四十年秋從茗賈得舊鈔本中有衡山小印當是停雲館所錄前後有陳書匡印十餘方卽暴書亭集所傳澱山陳氏藏書也篇敘旣全後多元統改元干文傳一跋餘姚盧抱經學士見之深爲歎賞借閱數過又聞大興翁覃谿祕閣有影宋鈔本心慕久之比來京師祕閣適視學江西次公宜泉席常出以相示楮墨兼美古香襲人書中于宋諱多缺筆而無元人干文傳跋其爲影寫宋本無疑因以余所藏者共相參校互有補正之處各條繫于卷中惟楚鐘及京叔彝識兩本俱亡之矣因記其始末于此誠得好古者重爲刊布于攷訂金石文

字之學非小補也

國山碑攷跋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于歲莫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氈拓之具攝衣而上翦其荆棘剔其落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旣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攷一卷攜所拓以歸分贈同好子亦得其一焉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遺刻日就銷亡是碑之淪于窈壑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

簡莊文鈔卷三

十四

父儵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錫墨躊躇于山林猿鳥間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于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卽同時皇象所書神識碑亦遠不能及竊怪晉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邪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癸亥朔書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

尙有未盡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爲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以自隨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黃君蕘圃處見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注也而忽之以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蕘圃曰數年前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尙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方盛暑蕘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三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

錢詹事養新錄稱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攷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_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

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
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豪畢合或云明萬曆閒金臺
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繙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
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立賦脫
爛漫麗靡貌以迭邊二句并注陸士衡荅賈長淵詩脫
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筮篋引脫百年
忽我適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
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
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合脫標任
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

簡莊文鈔卷三

六

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
之作王倉間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
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
力未敢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
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他日擬築選樓以儲之
非特賀茲書之遭且以銘良友之德云爾嘉慶十年六
月既望識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向藏趙魏公行狀一卷楊載所撰公子雍手書授梓明

季海鹽胡宣子得諸湖州郵教授者有舊跋數則極堪賞玩比寓京師承德孫君鳳卿以魏公書酒德頌見示乃延祐三年丙辰歲十一月爲瞿津民書按狀稱延祐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書此卷時距拜官僅四月耳魏公出處固無足論然主臣遇合洵一時盛事卷中劉廷美跋云伯倫事魏爲建威參軍其頌酒德寓意深長蓋當曹馬廢興之際有所託而逃焉者趙文敏公特爲書之良以是與殆曲爲之解也

顧文康公誥軸跋

簡莊文鈔卷三

七

右昆山顧文康公誥身一軸蓋嘉靖己亥世宗立莊敬太子覃恩所錫也按公以宏治乙丑進士弟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是年秋天子上兩宮徽號封公父如其官母及生母皆太安人戊戌公入相至是復晉封光祿大夫母皆一品太夫人據震澤王文恪公所撰太安人楊氏墓志云楊氏世爲昆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諱某之側室初修撰春秋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嚴少可太安人承事惟恭惟慎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臣甚愛之意甚遠之不知其爲愛也及鼎臣及第未幾遽受封命太安人愀然若不

惺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近梨園中有
昆山八齣狀公生母出自側微爲嫡所陵與墓志亦合
又按楊以正德己巳卒距嘉靖己亥幾三十年矣其明
年公亦謝世自時厥後分宜當國貴谿嬰禍朝局日非
而公以太平宰輔功名令終則其世德不于是可見哉
此軸不知何時流落吾寧爲裝潢家所得將洗其字以
爲他用余偶見亟止之遂語免牀先生購以善直而重
裝成卷錢唐梁太史見而愛之手爲題識云書法酷類
顏平原可見當時館閣中書之工非後世所及也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簡莊文鈔卷三

六

余頻年寓吳每慕斯邦往哲流風而于徐昭法先生之
高節尤欽仰焉今年正月偕黃蕘圃主事及寒石長老
步上沙拜先生祠賦詩紀事歸而得其手書詩幅一時
傳爲奇事頃者吳春生明經復以先生與震老手札九
紙裝潢成冊慨然持贈震老乃楊維斗先生之中子名
无咎字震百與先生及昆山朱致一用純偁吳中三高
士皆以先人死忠以名節相砥礪者詳見張尙瑗所撰
楊易亭傳傳又偁徐臨沒以孤孫相託震百不避嫌怨
卒保其家今觀諸札知震百嘗在澗上艸堂以課其子
蓋先生三子皆先卒故臨終以孤孫相託良足慨矣而

中弟六札云致老箠鐙細論卽指朱致一又俾勤中兄
及明老則爲王武勤中楊焰明遠皆一時遺老典型想
見南邨節槩而筆札之佳真不啻珊瑚鉤也昔全謝山
庶常作澗上先生祠堂記云欲增置粟主合食曰南嶽
大師儲公曰山陰戴先生南枝曰嘉善吳先生稽田今
澗上之祠日就傾圮安得好事者葺而新之并增震百
致一兩先生之主以彰三高士之目不亦偉與因讀是
冊而發其端且質吾良友嘉慶十年十二月旣望識于
津逮舫

簡莊文鈔卷四

海昌陳 鱣仲魚著

謙卦攷

謙卦釋文謙子夏作慊云謙也按漢書藝文志云易之
謙慊一謙而四益師古曰慊字與謙同刊誤曰慊字若
與謙同何爲作此兩字蓋易文詞有云慊慊者補遺曰
按易謙卦初爻子夏傳作慊慊君子商銘曰慊慊之德
不易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慊慊之食不足狃也
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韋昭曰慊慊猶小小也疑卦名
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从言从兼而初六慊慊則當从

簡莊文鈔卷四

一

口字書謙敬也慊通作慊不足貌則慊慊蓋自視欲然
之意今卦中他字盡作慊則傳者失之據此知釋文引
子夏作慊云慊也語當在初爻下今誤在卦名下也然
初爻集解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
曰謙謙也是荀本作謙謙王弼注處謙之下謙之謙者
也王本亦作謙謙惟子夏傳作慊慊也說文云慊口有
所銜也从口兼聲慊疑也从心兼聲禮記大學云此之
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荀子榮辱篇云臭
之而無慊于味楊注慊與慊同謙慊慊三字通用然卦
名自當作謙史記樂書漢書尹翁歸傳漢馮煥殘碑皆

以謙爲謙由于隸書从省李陽冰謙卦碑雜出从兼之
字又好奇之過耳後漢書明五王傳云易不云乎一謙
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正作謙

金罇攷

鄭君注禮大都博采羣籍必無可徵引而後以漢制明
之地官鼓人云以金罇和鼓注罇罇于也圖如碓頭大
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疏罇于之名出于漢之
大子樂官并云其形圓如碓頭大上小下并出彼文而
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應鄭以意解之按下三金
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罇不見在軍所用明作

簡莊文鈔卷四

二

樂之時與鼓相應故云和鼓也疏之意若以古無罇于
之傳而非在軍所用者鱣謂罇于之名不自漢始晉語
趙宣子曰戰以罇于丁寔倣其民也韋注罇于形如碓
頭與鼓角相和今本國語無角字
惟宋明道本有之蓋鄭注實本國語而
韋注正與鄭相同賈疏不此之引而云罇于之名出于
漢之大子樂官未免數典忘祖矣攷罇之字本爲祕下
之罇說文云罇矛戟祕下銅罇也詩曰矢矛沃罇毛傳
罇罇也此和鼓之罇與祕罇之狀略同因借以名之故
曰形如碓頭也罇于疑罇之大者方言云于大也鐘之
銑間謂之于亦以鐘口大徑其體于然也有天生之罇

于中山經云嬰梁之山上多蒼玉罇于元石樂器之名
或出于此韻會引或說形如鐘有舌謂之罇于樂書云
自金聲之澶言之謂之罇雲麓漫鈔云釋氏擊小銅鉦

卽罇和鼓之餘意皆非也罇于之制六朝人尙能識之

南齊書始興簡王鑑傳云廣漢什邡人段祚南史作祚以罇

于獻上有銅馬以繩繫馬南史作縣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苾當心南史苾下有莖字跪注罇于以手

振苾則如雷清響明南北監本汲古閣本南齊書俱缺此傳今從宣和博古圖所引又

後周書斛斯徵傳云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服弗之信遂

簡莊文鈔卷四

依于寶周禮注以苾筒捋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乃

取以合樂焉北史作仍取二事正相合同里吳槎客明經近

得金罇有虎鈕面右一魚左一弓一戈上一十字按卽甲字

下一宜字又有缺文當爲子孫字其製甚古且有銘

文實出于宣和博古圖所列罇十有九器之外洵爲可

寶明經作周虎罇說且作罇于辨出以示釭遂復爲攷

以廣之

矛制攷

盧人爲盧器酋矛常有四夷矛三尋鄭注酋夷長短名
記言矛之長短以著秘全體度之鄭注不詳其制說文

解字云吊首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按象形者象
立矛之形也書牧誓云立爾矛蓋矛有四隅其刺屈而
下垂故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其三隅者謂之𠄎
詩秦風云𠄎矛鏿鏿毛傳𠄎三隅矛也按說文云𠄎獸
足踈地也象形九聲爾雅狐狸獾貉醜其足踈其迹𠄎
按三隅矛立之如獸足履地因藉以爲名也矛之隅形
圓而銳故謂之刺兵攷工記云刺兵欲無峭鄭注刺兵
矛屬記又云刺兵搏鄭注搏圓也淮南時則訓云孟春
之月其兵矛高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是也矛
之爲用取其重故記云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則傳人

傳人則密是故侵之鄭注操重以刺則正刺兵堅者在
前賈疏刺兵欲得麤而勁則手穩也左氏哀十年傳云
毋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尉繚子制談篇云殺人
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矛之建于兵車者鄭風云二
矛重英二矛重喬鄭箋二矛酋矛夷矛是也今人用以
制船者俗謂之鐵貓焦竑俗書刊誤云船上鐵貓曰鐵
錨同卽今船首尾四角又用鐵索貫之投水中使船不
動搖者俗讀若茅苗音別其用一也鱣謂當作鐵矛
卽矛之遺制俗人不知妄用聲近之貓旣無取義且更
造錨錨字謬矣鐵矛亦謂之鐵十字留青日札云鐵十

字卽鐵貓可以釘船鱸萍浮南北見船上鐵矛間有三
隅者當卽凸形又營中制帷幕亦用鐵矛謂之鐵疾黎
或謂之鹿角疾黎鹿角皆言矛之形相似也蓋古之兵
器單刃而旁出者謂之戈故訓平頭戟歧刃而旁直出
者謂之戟故訓有枝兵三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凸故
訓三隅矛四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矛則今所謂四角
又矣戴東原庶常著攷工記圖解程易疇敘論著通藝
錄子諸名物反復討論而于矛未詳言之因攷其制如
此

三歸攷

簡莊文鈔卷四

五

管氏有三歸包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皇
疏騰與夫人與大同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
三姓者當是誤也按包注三歸不指宮室之奢說苑善
說篇云齊桓公謂管仲政則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惟
子是匡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集注本之而未詳
三歸之名攷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
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
非外儲說云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
子有三歸之家又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與說苑

所述大同小異疑管仲因娶三女而築斯臺遂名三歸
據周策言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蓋兼言內嬖之厭宮室
之侈故爲自傷于民不然古者大夫一娶三女雖魯之
臧文仲尙有織蒲之妾季文子尙有不衣帛之妾管仲
有三女但備灑掃之事不必爲臺榭遊觀之樂安得謂
之奢且安得謂之傷民乎以是知包注專指三女似乎
未允不僅如皇疏所辨三姓同歸之誤也漢書禮樂志
云孔子之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樂大路陪臣
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師古曰三歸取三
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班志與兩觀類敘正
自傷其民之言相背矣

簡莊文鈔卷四

六

合築臺之說師古注乃沿包氏之誤至仁山金氏據算
家有築臺三歸法說三歸之臺其言近鑿或又謂仲欲
歸三路人心故築三歸之臺以寓意則其言更陋且與
反玷攷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鄭注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
之間按玷制不一有反爵之玷在楹間論語反玷及雜
記管仲旅樹而反玷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玷明堂位
反玷出尊鄭注皆云反爵之玷也有屏牆之玷在堂角
士冠禮爵弁皮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玷南鄭注

坵在堂角古文坵爲禮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
坵之東南又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坵上又贊
設以筥退奠于坵上又小射正以筥受決拾退奠于坵
上既夕記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士虞禮苴茅饌
于西坵上皆是爾雅釋宮云坵謂之坵郭注在堂隅坵
墼也釋文墼或作端本
或作端案當作塚說文云坵屏也爾雅釋文
引作屏墼今人
于檐下築短牆置物俗稱牛牆是其遺制說文訓爲屏
牆與爾雅合亦卽儀禮之坵全庶常經史問荅謂說文
又是一坵非也問荅又以屏牆之坵亦曰反坵而其義
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而旅樹反坵是乃以外向爲

簡莊文鈔卷四

七

反鱣謂郊特牲所云旅樹反坵卽論語所云樹塞門反
坵無庸區別參之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坵皆出孔子之
言尤爲明證凡聘射之禮賓主不敵故主人之位在前
階其餘或在西序或在西階故坵在堂角兩君相見賓
主敵矣故坵在楹間黃氏日鈔疑論語之反坵與上塞
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坵之反爲爵之反是
蓋因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坵孔注反坵
外向室也按外向室正說文所謂屏牆若以之強合論
語則與邦君爲兩君之好意無關古人之語若寢室若
安車皆因其用而名之則不必致疑于反爵之坵矣明

堂位反坫出尊卽論語及雜記郊特牲之反坫所謂楹
間之坫用以皮爵也崇坫康圭卽儀禮之東坫西坫所
謂堂角之坫用以皮物也惟天子廟飾特崇其制以康
圭魯僭用爲非禮問荅據覲禮侯氏入門奠圭以爲在
堂下故稍崇之亦非又內則云士于坫一鄭注房中爲
坫以皮食也是凡從地累高皮物皆得曰坫今之市物
于檐下築高倚以交易蓋卽坫之遺意俗作店古今注
云店置也所以置賣鷙物也坫作店者猶莊本屋名而
流俗書作庄也

山節藻稅攷

簡莊文鈔卷四

八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居蔡僭
也又以山節藻稅言其奢侈也按節稅似爲居蔡而設
包注直分爲二事然攷左氏襄二年傳云作虛器杜注
謂居蔡山節藻稅也疏引論語鄭注蔡謂國君之守龜
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則竝不分
集注引張說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亦與鄭注合若如
包注所云已是二不知孔子不應槩以作虛器臯之曰
一不知也且山節藻稅實天子之廟飾管仲用之孔子
固言其僭而包注則專言其奢侈豈以藏國君之守龜
乃謂之僭而用天子之廟飾反謂是奢非僭邪說苑權

謀篇云漆雕馮

今本說苑作漆雕馬人乃馮字之誤家語作漆雕馮

對孔子曰臧

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

兆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

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觀此則

蔡固臧氏世守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惟此以文仲居

蔡而僭用天子廟飾是以非之至陸農師注明堂位封

父之繁弱以爲卽蔡之別名按荀子性惡篇云繁弱鉅

黍古之良弓也則是弓名而非蔡之別名經史問荅復

俾其說何也

三仕爲令尹攷

簡莊文鈔卷四

九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按楚官多以令爲名皆見春秋

國語楚無卿以令尹爲相而祖孫父子執政者皆以才

顯與列國有異鬪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公三十年楚

成王八年代子元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王三十五年

讓于子玉凡二十八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死蔣呂

成繼之子又繼之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四十六年

子上死時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

見文公十四年傳

文公元年

楚成王亦死自時厥後數年不著令尹至文公十二年

傳云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高氏左傳姓名攷載楚令尹失成嘉

又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

尹經史問答屬之
文公十二年誤

子文三仕三已未知其詳或云子上

之後非也子上之死雖因商臣之譖實誤聽大孫伯之言文公五年滅六十年敗麋師皆大孫伯帥師則子上爲令尹之後當必大孫伯繼之無子文復仕之事且子上死後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安得謂之忠乎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復仕爲令尹旣卒而其子般代之與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矣三仕三已云者疑其代子元之後讓子玉之前此二十八年中必曾罷黜而再起者惜傳文未備而史記楚世家亦未之詳耳傳載子文事自毀家紓難後惟僖公五年滅弭僖公二十年

簡莊文鈔卷四

十

伐隨至圍宋之役先治兵于睽已傳政于子玉矣楚語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政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云云楚策云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安社稷者令尹子文也皆可與論語相證且楚語述子文三舍令尹而下序成王事以是知子文于成王時必曾罷黜而再舉也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

按叔敖三爲令尹雖見于莊子荀子呂覽及史記循吏傳鄒陽傳安知非叔敖與子文後先繼美然漢孫叔敖碑不及三仕事或本係子文事譌而爲叔敖耳

有馬十棗攷

陳文子有馬十棗孔傳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四馬違而去之也皇疏指猶棄放也按此指其在廐之馬有四十四金氏以十棗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棗之國及百棗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棗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棗謂士

簡莊文鈔卷四

十一

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詩言衛文公之命倌人所駕駮牝三千若其兵賦則左傳云元年革車三十棗季年乃三百棗是也故凡專言若干棗者必計其地所出車數如云有馬若干棗者必計其廐畜馬數左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棗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棗其例可推矣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荅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棗今文子有馬十棗亦可謂多矣或云若指在廐則文子畜馬不及二百號未可以當貨殖傳橋姚之百一子張何故以能棄爲難

荅曰若指采地則春秋時不乏百乘之家文子未可當其十一又何以能棄爲難邪要之文子原不必誇其馬多惟國家有事卒能棄此而去蓋亦中人所難故孔子但許其清及子張疑其仁卽曰未知焉得仁也此知字同上文據釋文云知鄭音智皇疏引李充說亦從鄭讀閻氏釋地旣本郝氏解齊景公有馬千駟與孟子繫馬千駟正同爲馬之在廄中者乃于有馬十乘則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東脩攷

簡莊文鈔卷四

三

自行束脩以上孔傳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皇疏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脰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以棗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修之間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按疏說似矣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謂年十五以上也疏家何故不引及之曲禮云童子委贄而退孔疏童子之贄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說蓋本于鄭注論語俱

作童子之誓解鹽鐵論貧富篇云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此與史記平準書桑宏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語合然則束脩爲十五以上之僂漢猶有是語鄭據時驗也野客叢書以鹽鐵論束脩爲束帶脩飾殆未深攷又如漢書循吏傳云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後漢書伏湛傳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李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能改齋漫錄引作杜詩傳注誤野客叢書亦承其誤按此係詩

疏薦

湛語延篤傳云吾自束脩以來李注謂束帶脩飾鄭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諸說俱本論語惟李賢注既引鄭注論語則上不當云謂束帶脩飾此乃自爲一解

簡莊文鈔卷四

七

如鄧后紀云束脩不觸羅網注言能自約束修整也鄭均傳云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劉般傳云束修至行爲諸侯師注束修謂謹束修潔也是俱以修治爲義與論語之束脩不同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攴部修飾也从攴攸聲各有其義論語束脩決宜从肉吳氏能改齋漫錄孫氏示兒編竝據後漢書注說論語以束脩爲束脯者非是方氏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大抵因脩修不分致生妄解耳

麻冕禮也孔傳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皇疏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版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版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也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旒九旒以下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吁夏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母追是也冕自天子達于大夫弁自天子達于士冠自天子達于庶人此麻冕對拜下言自是朝祭所服皇疏得之邢疏引士冠禮記始冠緇布冠則未深究耳麻冕以三十升布爲之鄭注喪服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人以一縷爲一成乃相沿之語禮朝服

簡莊文鈔卷四

古

十五升冠倍之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二尺二寸當今一尺三寸三十升爲二千四百縷

兩縷一扣

俗作篋集韻云篋織具

是用千二百目扣凡布今一寸

爲縷百八十有奇爲扣目九十有奇必如是方見細密難成宋儒疑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或疑麻質麤非可

甚細升八十縷豈注疏相傳之誤近時江氏鄉黨圖攷疑禮無冠倍于衣之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然攷詩葛覃疏引鄭注亦云積麻三十升以爲冕合之喪服注知古訓精不可易且下文言純儉則麻實細于絲不當云麻質麤非可甚細孔子固

嘗曰服周之冕又何疑冠倍于衣之例乎

簡莊文鈔卷四

五



自來館之裏又何疑服倍于衣之例乎

